

龍笛純古劍

吉川英治 著
李 坚 译



吉川英治 著 李坚 译

龍
笛
執
事
劍



北岳文艺出版社

龙笛纯青剑

吉川英治 著

李 坚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32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0册

ISBN 7—5378—0004—9/·4

书号: 10397·179 定价: 2.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宫本武藏》，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吉川英治三十年代的文学名著。

作者依据史实，以浪漫主义的传奇笔触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宫本武藏从无助的贫民孤儿发奋学剑以至成名的艰苦经历。他克服贫困的折磨、邻里的谋害、亲族的冷遇、朋友的误解、利禄的引诱、爱情的纠缠，奋发自强，专志学剑，立志做人，终于扬名天下。

小说对主人公发奋做人，探求人生之道的刻画，富于哲理，重于人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正直、坦诚和刚毅的推崇与赞誉，渗透着人们对真、善、美的鼓励与策勉，是一部积极上进、催人奋发的传记小说。

祝 并 序

宫本武藏为四百年前日本著名剑士，身为孤儿，历经艰苦，终于立身出世。

这个人应否属于名人？战前，读卖新闻社曾邀请作家讨论；作家直木三十五与菊池宽意见相反，辩论莫决。吉川英治与菊池宽共认宫本武藏一生奋斗志行卓绝，应该是名人，吉川氏因此发愤著书，写了宫本武藏。

此作经朝日新闻连载千余期，后出版刊印千余万部，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奉为座右，惜乎！直木三十五未及见此，已经辞世长眠。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小说中，唯有宫本武藏一书被编为连续剧，近由NHK电视台播放一年，原因何在？

日本自战败之后，亿万国民自食其果，身在废墟之中，缺衣乏食，宿无居处，刻苦自强垂四十年。时至今日，仍能体味当日艰辛谨畏自守者为数已不多见，而在青少年一代，生活于自由经济时代，凭先人经营，食饱衣暖，不知艰难劳苦为何物，一味追贪享受者比比皆是有增无已。

返比武藏，他原是关原大战中的青年败卒，死中求生，历经艰险，发奋做人，学剑有成，超然于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不是现代人的一副清凉剂么？这是值得人们

深思的！

为国不分中外，临洋何问东西？我认为：这部书、这个人，鼓励、策勉我们的地方很多。不仅仅是娱乐，它对我们做人也很有帮助。

旧友李坚君，四十年前就喜爱文学，此次竟将该作译为中文，深感欣慰。这对于日中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互相信赖，当有很大助益，因此这是很有意义的。

是为祝并序

日本 金泽

内 甚太郎

目 录

祝并序..... (1)

第一集..... (1)

(1)两名溃卒 (12)可惧的柔情 (22)凤去楼空 (31)颠僧 (39)在明枪暗箭中 (62)被缕缕笛声所动 (73)高悬千年杉 (84)再次脱身 (91)女丈夫——阿杉婆 (101)暗室中弃旧迎新 (109)花田桥分手 (115)拳法世家 (119)花街柳巷 (125)武馆的凶日 (134)清水寺巧遇阿杉婆 (141)春风吹来的信息 (152)天下第一枪

第二集..... (159)

(159)不争气的又八 (169)一览众山小 (171)粉脂香味的刺激 (174)战牌 (177)除夕夜 (186)老太婆暗下毒手 (193)相逢在大桥 (207)心狠手毒 (216)冤家路窄 (223)真假小次郎 (235)恨铁不成钢 (253)舍弃情爱赴

约决斗 (262)临阵对峙

三集..... (275)

(275)下垂松之战 (280)女刺客 (285)苦口
婆心 (301)心心相印 (306)美人关 (311)
牛刀小试 (314)父母恩重经 (327)贼心不
死 (330)不速之客 (339)青瓜劈面来
(349)直捣心腹地

第四集..... (356)

(356)得到举荐 (365)三峰山缳绁 (380)烦
恼盈门 (386)剃去烦恼丝 (394)重踏迷离路
(399)无可先生 (411)火枪舞 (420)逼魂追
命的白毛老太太 (428)金石为开 (445)匆
匆就道 (451)贺客接踵 (456)椎心别
(466)百尺水下心

第一集

一、两名溃卒

——天地动荡剧烈，世将何去何从——

武藏渐渐有些感觉了，这感觉是淡漠渺茫的。他朦朦胧胧地想：人世间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秋风中一片落叶，我也随之而去，要怎样，就怎样吧！

遍地是尸体。他也是尸体中的一个，横卧在地。他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有了知觉，就想动一动。但是，他的力量已经不能使身体移动了。他还不知道，在这场血战中，他身负重伤，已有两三颗火药枪的弹丸击中了他。

昨晚，具体说就是庆长^①五年九月十四日，从夜半开始

^① 庆长，是日皇年号，庆长五年就是公元1600年。本书写的是公元1600年关原大战前后的事。

直到黎明，关原一带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直到今天过午，密云仍未消散。从伊吹山麓到美浓连山巅，天空的乌云还在滚来滚去，不时落下白亮亮的阵雨。阵雨冲洗着激战后的战场，冲刷着尸体，变幻着颜色……

这雨，哗哗浇在武藏脸上，他——象鲤鱼张嘴似的，舔着从鼻窝流下来的雨水，麻木的头脑里接着想：这、这就是我临终的水吧！^①

“这场大战，以敌胜我败的结果告终。在战争中，我方太政次官秀秋竟然倒戈叛变——给敌人作内应。他与德川家康军合在一起，横扫我方石田三成以及浮田、岛津、小西各阵；于是战局逆转，我军总崩溃了。仅在半天之内，胜者为雄，天下大局已定。与此同时，和这次战争有关的几十万同胞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的未来前途，也被这场大战决定了。”

“我，我还有什么呢？”武藏继续在想：“我只有在故乡的一位姐姐，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他还怀疑：人死，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他现在并不悲伤，也没有别的想法，他觉得人世就是这样的空虚。

忽然，离他十步左右的尸骸堆里，一个脑袋动了动，抬起来了。这是个装死的家伙。他眼睛四处乱转。他看到了武藏，叫了声：“小武子！”武藏看清了，那是又八。

又八也是扛着一支枪和他从同一个村子里跑出来从军的战友。他俩都是凭着一股孩子气，妄想在一战中取得功名富贵而来到这个战场的。

^① 临终的水：日俗，人死前给水喝。

又八今年十七，武藏与他同龄。

“哎呀，又八！”武藏惊叫。看到同伴，他觉得这世界又是真实的了。

又八轻轻晃一下头上的雨水，说：“小武子，你还活着哪！”

“当然活着。又八，我们能这么白白地死么？”

又八一边拚命往武藏身边爬，一边说：“是的，妈的，不能死。”爬到近前，他突然抓住武藏的手急促地说：“咱们跑吧，逃命吧！”武藏推回他的手环视四野说：“不行，现在危险，那是找死！”

话还没说完，他们枕卧的大地忽然响起一片声音，势赛鼎沸，这声音越来越近。远处黑乎乎一排人马，喊杀声喧，向关原中心一带推来。看到队伍中的旗帜，又八惊叫：“不好，是敌人福島军！”敌军来得太急了，武藏一把扯倒又八。眨眼之间敌骑已到，眼看那溅满泥浆的马腿，象穿梭一样奔腾而过，马上骑的是顶盔披甲的骑士，他们挥舞着长枪大刀，横扫战地，飞奔而去。

又八咬牙闭眼死死趴伏在地面；武藏却瞪着眼睛，眼看那几十个强悍动物的肚子，从自己身上飞越过去。

暴雨过后，秋高气爽。九月十七日这天晚上，天空万里无云。抬头看时，天空一轮凄冷的月亮似乎在窥察人世。

武藏把又八的胳膊弯搭在自己脖子上，几乎是半背着他往前挪蹭。两天来他俩就躲藏在伊吹山谷的湿地里，只能找点生栗子和草根充饥，又八泻痢很重，简直支持不住了。武藏伤在腿上，还得勉强架着他走路。他听到又八在耳旁那无

力的喘息声，就再三鼓励他：“鼓起劲来，扎挣着走！”他看又八的脸色比空中的月色还青。

现在德川军正乘胜搜捕败敌，在这样明亮的夜晚逃离战场，当然是很危险的。但又八四肢无力，颓丧已极，他甚至自暴自弃地诉说：“叫敌人抓去也好……”可是，人难道能坐以待毙么？武藏决心架着他，往有人家可以站脚的地方缓缓行动。又八一手拄着那支枪，随着他挪脚走路，却不断说：

“武藏，你是有伤的人，这么累赘你，我真过意不去。”

“这叫啥话？”武藏说，“这话倒是应该我说。因为浮田殿下起兵的时候，是我攒掇你跑出来的。因为我家老辈，以前都是在伊贺领主新免手下做事，本来都归浮田殿下管。虽然我爸爸去世了，我又是乡村长大的土孩子，可是我想，我若是拿起枪来投军报效，一定能看在我爸爸的分上，重用我，让我当个近卫随军作战。若是在战场上取得大将首级立了功，哼！我就叫村子里那些厌烦我的小子们看看，也让我那死去的爸爸在阴间大吃一惊，叫他们知道我是怎样一条好汉。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梦想跑出来的呀！”

“我不也是嘛！”又八点着头说。

武藏叹息：“唉，终究是我把你拉出来的呀！那时候，你妈骂我胡来，你那没过门的媳妇阿通，还有我姐姐都说，乡下孩子还是老老实实在乡下呆着吧。她们都哭着拦我……这也难怪，咱俩都是独一个嘛！”

“嗯。”

“我认为跟老太太没什么可商量的，就领着你跑出来了。但是，到新免军营一看，并没把咱当回事儿，派去当步卒，拨在后队。到了战场净干些杂活，拿镰刀割草的时候比

拿枪的时候还多。别说大将的首级，就连兵卒的首级又上哪里去找呢？结果，落到这个地步！若是象一条死狗似的扔在这里，我怎么能对得起阿通和你母亲呢？”

又八只是颓丧地说：“打了败仗，命该如此，谁能埋怨你呢？若说怨恨，我倒挺恨那个吃里爬外的秀秋！”

他俩边说边走，来到旷野的一角停下了。这里满野茅草，看不到人家和灯光。怎么走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了呢？武藏说：“光顾说话了，别是走错了路。”

“你看，”又八指着前面水光说：“那不是杭濑河吗？”

武藏说：“大前天，浮田军和东军的福岛、小早川在这一带混战了一场，也应该有打过仗的踪迹呀！”又八也说：

“是呀，我记得我也在这河边走过呀！”武藏终于发现了，他指着不远的地方说：“你看！”

那里是荒野中被践踏的一片乱草，白色河流之旁，眼力所及之处，是大前天那次混战中倒毙的双方尸体。已经两三天了，仍然没人过问，这些尸体照旧扔在那里。有的头插在茅草丛里，有的仰面朝天上半身在水里泡着，人马交叠，尸体累累。经过一场大雨，血都被雨水冲干净了，月光下，死人的皮肤，变得象死鱼一样灰白。看到这些惨状，又八趴在武藏肩头，喘息哭泣，淌着泪说：“我若是死了的话，你能不能跟阿通在一起过日子呢？”

“扯淡！你说这话，想的是什么？”

“不，我想，我说不定要死了！”

“熊货！你这么泄气，这怎么行？”

“你想，我妈还有本族和亲戚们照顾着，可是阿通，她只是孤身一人。她是在婴儿的时候，被一个过路的武士扔

在庙里的。以后谁还管她呢？实在太可怜。我若死了，就拜托你好好照顾她……”

“你不过是拉肚子，这能死人吗？打起精神来！”武藏一边鼓励一边哄劝：“再走一会儿，能找到老百姓家，讨点药吃，再舒舒服服睡一觉，就会好的，你要打起精神来，别说那丧气话！”

走了一小会儿，又遇到好象是整个部队都被歼灭的那样一大群死尸，这是很凄惨可怕的一堆尸体。但是他俩的神经已经麻痹得对此毫不惊讶了，他们沿着尸堆继续往前走。但又八却忽然轻声喊：“啊呀！”

在那累累的死尸堆里，是谁比兔子的动作还快，一眨眼就卧伏在尸体当中，躲藏起来了？但月光亮如白昼，那个人拱起的脊背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人？是土贼？

这不过是一闪念间的猜测，但马上就看清了。想不到那是个看来不过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衣着虽然褴褛，腰带上却绣着金线，有圆大的衣袖。那小姑娘象个敏捷机灵的猫那样，正瞪大眼睛在暗地里注视着他俩。

大战虽然已经停止，但这一带还要清扫战场、搜捕残军。同时，这里遍地死尸，真正是“鬼哭啾啾”的战场。象这点岁数的小姑娘，独自一人，躲藏在月夜的死尸堆里，她在干什么呢？两人十分惊奇。武藏忍不住大喝一声：“谁？”

那小姑娘一双明亮的眼睛随声一闪，立即做出要逃跑的样子。武藏忙喊：“别跑，喂！我打听件事。”但是晚了。那小姑娘在惊恐之下，跳出死人堆，头也没回，跑远了。

两人真有点怀疑遇上什么鬼怪了。武藏说：“看，她越过那土岗就不见了，也许土岗后边有人家。咳！别吓唬她，向她打听一下就好了。”

两人好歹走上山岗，看到远处有灯光。那灯光靠近往南伸展的一大片沼泽地。他俩又面向灯光走了有二里地才接近一户人家。这是孤零零的一户人家，居然还围着一圈在农村中少见的土墙。墙虽然破旧，却还有一个大门，门柱腐朽了，没有门扇，但还保持着大门的老样子。院里长着芦苇，那正房的门是关着的。

轻轻叩门之后，武藏低声说：“添麻烦啦。我们有事相求……”又接着说：“在夜间打扰，实在太对不起。因为，因为我们有个病人，求求您，能不能救救呢？真是，太打扰你们啦！”

屋里没有回话。后来，似乎是方才那个小姑娘和屋里另外一个人在小声说什么。稍停，那小姑娘的声音冰冷冷传出来：“你们是从关原那里跑出来的吗？”

“这个，是的。我们是浮田军那边伊贺领主新免手下的步卒。这回……”

“不行！收纳败兵有罪。你不是说添麻烦吗？这才是真正的讨麻烦！”

“是吗？可是，可是我们真是无处可投呀！”

“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好，我们走。不过，我求求您，我们这个同伴拉肚子挺厉害，真对不起，若有药，给病人吃点，救救他不行吗？”

“嗯，若是要点药的话……”略停了一下，大概这孩子

在考虑什么，随后，脚步声传到里屋去了。一会儿，从附近一个窗口露出一张白脸，朝外看了看。这个人好象是这家的当家人，她搭话了：“朱实呀，开门吧。不过是俩残兵败卒，也不至于查问他们，叫他们进来呆一会儿也不碍事。”

又八吃了满满一大嘴朴皮炭，又喝足了韭粥，倒下睡了。武藏抠出弹丸，用烧酒狠洗腿上的伤口，也倒下了。这个装木柴的小屋，这些天就成了他俩暂以逃生的避难所。

“这人家是做什么的呢？”又八问。

“管他们是做什么的，我们能在这里躲一躲，这就是地狱里的天堂啦。”

“这女当家年岁挺轻，就和一个小姑娘居然能在这山里单门独户地住着，真行！”

“那小姑娘挺伶俐，象个玩具娃娃似的，半夜里一个人就敢在战场上转悠，那是在做什么呢？真叫人纳闷。”

“住声，她来了！”

这个名叫朱实的小姑娘，端着盘子进来了。盘子里放着吃食和药。她进来就问：“身体好些吗？”

“托你们的福，我们又好些了。”

“我妈说啦，好一些也别大声说话，也别出头露面。”

“多谢关心。”

“听说石田和浮田这两个人从关原跑了以后还没有抓着，所以还要在这一带搜找。真得加点小心呀，怪怕人的。”

“噢。”

“你们是小兵，隐藏你们也要办罪呀，你们也要被绑走的。要多加小心。”朱实说完要往外走的时候，又八喊住她

笑嘻嘻地问：“敢问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

“十五？个头太小啦。”

“这关你什么事？”

“你爸爸呢？”

“去世啦。”

“那么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你是问我们的职业吗？卖艾蒿。”

“啊，原来如此。灸艾用的艾蒿是这地方的名产吧？”

“伊吹山的蒿子，春割夏干，秋冬做艾到集市去卖，我们就是靠这生活。”

“是呀，做艾蒿，这是女人满能做得了的事，怪不得……可是朱实呀，再问你一件事，那天晚上，你跑到满是死人的地方去干什么？你为什么跑到那地方去呢？说说让我们听听好么？”

“不知道！”朱实叭喳一声把小门关上了。

武藏，五尺六、七的高个头，好象一匹善于奔驰的骏马。他腿臂壮健，红唇浓眉，那长长的眉毛斜斜地越过眼睛，差点连上鬓角，也难怪村里人在他小的时候都称他为“丰年童子”。因武藏年幼时的身量：手脚、五官都比普通孩子的尺寸大，据说丰收之年才能生长出这样健壮的孩子。

又八在本村也是属于丰年童子一类。不过他比起武藏来却差了一截，而且是胖乎乎的，圆脸，噙哩咕噜的圆栗眼，但是他眼神灵敏，善于见人说话。

不知是什么时候，又八有所发现了，对武藏说：“喂，这位女当家的，每天晚上都搽粉化妆哩！”